



# 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的学理探析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刘永康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研究语文“方法论”,研究怎样“教”才能达到“不需要教”,他提出的“方法论”与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王荣生先生的“内容论”构成语文教育理论的“金三角”。刘永康语文方法论体系呈“鲸鱼型”,以辩证法为主导,以系统论为框架,以启发式(现代启发式)为核心,以言语能力为基座,以中国古代方法论思想和西方现代方法论思想为源头,是对叶圣陶方法论思想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教学思想 方法论 “鲸鱼型” 金三角

宋代金国人元好问在《论诗》中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语文教学恰恰需要金针度人。全国著名的资深语文教育理论家刘永康先生50年从教路,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磨“方法论”这枚金针,并掏心掏肺地“度与人”。其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被周正逵先生誉为“比照中外,贯通古今”<sup>①</sup>,在我国语文教育思想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方法论”是对叶圣陶方法论思想的具体化与进一步发展,与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王荣生先生的“内容论”构成语文教育理论的“金三角”。

## 一、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的学理坐标

这是对刘永康语文教育思想的价值体认。对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认识研究对象的价值。

1. 我国语文教育思想谱系中的刘永康语文教育思想。

语文课程独立设科一百多年来,无数语文教育有志者焚膏继晷,不断探索,也因此名家辈出。第一代名家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1977年12月他发表“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sup>②</sup>的论断,把语文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及其二者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

最后达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sup>③</sup>我们称之为“叶氏语文方法论”。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及研究的主流都在努力贯彻这一思想,从教材编写到教法、学法探讨,取得了不少可喜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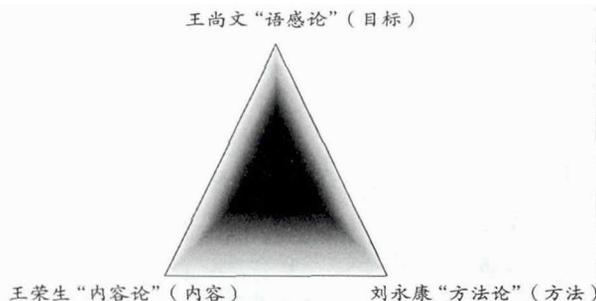
刘永康先生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用30多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研究怎样“教”才能达到“不需要教”,向上远溯孔子“启发式”教学思想以及《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等教学思想,同时向西方现代方法论问计,从而熔铸成独具一格、中西合璧的刘永康“语文方法论”。尤其可贵的是,他没有将这些方法论思想束之高阁,而是广泛运用到语文教学实践、语文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 语文教育理论“金三角”中的“方法论”。

我国高师院校有一大批有志于推进语文教育学理研究的学者。有的视野开阔、致力于研究学科前沿理论,如:在语文教育心理学、语文知识论方面不断启人心智的韩雪屏先生;在语文教学科学化与艺术化、有效教学等方面新见迭出的倪文锦先生;将解释学和文化学引进语文教学理论的曹明海先生。

有的则十年如一日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某一方面的理论问题，如：咬定文章学不放松的曾祥芹先生；揪住语文学理论不放的王光龙先生。他们都值得后辈学人继承、学习与认真研究。

如果从目标、内容、方法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语文教育理论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可喜的“金三角”。那就是王尚文的“语感论”（目标）、王荣生的“内容论”（内容）和刘永康的“方法论”（方法），这三者使语文教学研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请看下图：



当然，王尚文、王荣生、刘永康三位先生所研究的范围也都很广阔，不仅仅分别局限在目标、内容、方法上，他们在相当的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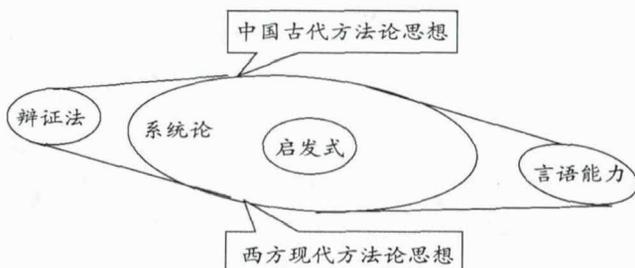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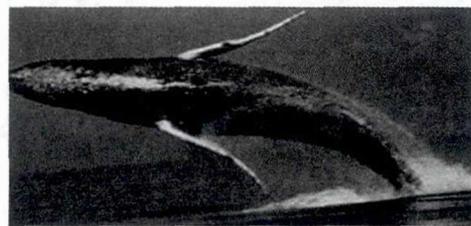
其中，刘永康先生的语文教育研究，与叶圣陶先生的思路一脉相承，主要集中在“方法”上。一方面致力于解决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缺失、错位、混乱问题，尽可能替课程专家、教材专家把“内容”问题解决，即凭借恰当的方法确定合宜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在内容确定以后解决“怎样教”这个合宜的内容，即怎样让学生通过这个合宜内容的学习达成提高语感的目标。正像王尚文先生在“语感论”后提出“语文品质”培养，王荣生先生的“内容论”认为从教学方法角度概括的“步骤”，其实也是教学内容的安排一样，在刘永康先生这里，“方法论”也并不单单指方法的研究，“方法”既存在于“内容”之前——没有恰当的“方法”就不会产生合宜的“内容”，比如运用恰当的方法解读某个文本，进一步提炼教学内容；“方法”又存在于“内容”与“目标”之间，没有得体的“方法”，再得宜的“内容”都会悬空，而无比美丽的“目标”也只会永远停留在天边。

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目标）、王荣生先生的“内容论”（内容）和刘永康先生的“方法论”（方法）所形成的“金三角”，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可以侧重，但不可偏废。对每个侧重点的研究，都要纳入这个三角体系中仔细考察。这个金三角框架为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为

语文教学实践的学理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

## 二、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的学理体系

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形成的一个“鲸鱼型”方法论体系（见下图）：



这个方法论体系以辩证法为主导，以系统论为框架，以启发式（现代启发式）为核心，以言语能力为基座，以中国古代方法论思想、西方现代方法论思想为源头。

1. 以辩证法为主导。古今中外，不少有名的学者都不自觉地犯了一种“偏执”病，由于钻研得深，一方面享受了深井中的清泉，另一方面却又让自己成了“井底之蛙”，表现在学术表达中，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些在高校工作的，就说中小学教育是“小儿科”，没有学问可言；有些研究古代文学的，就说当代白话文学作品浅白、无知。这就是缺少辩证思想的表现。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强调，做学问不可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淖，要有一定的“中立”精神。他指出，“中，不指平常凑货、不出众，而指恰如其分、无偏差”，就是“不抗不拘”<sup>④</sup>，其辩证意味就在于“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辨之道，固所不废”<sup>⑤</sup>。

刘永康先生对语文方法论的研究，不走极端，不搞唯我独尊，而是强调一分为二、相互为用、取长补短。他既重视中国古代方法论思想，也重视西方当代方法论思想；既要求课堂教学动起来，也要求课堂教学静下来；既强调语文教学理论的“破”，也强调语文教学理论的“立”。比如“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不少人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他则指出，二者同样重要，关键是把握好时机、掌握好分寸。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带着学生“举三反一”，采用归纳法理解某个语言运用的原理、规则；然后，创造条

件让学生将所理解的原理、规则运用到多个场合，这就是“举一反三”。这种辩证思想，在对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的研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所撰之文《论自主学习的是与非》《探究性学习的是与非》，犹如一剂清醒剂，给新课改的浮躁现象以及时的提醒。辩证法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启发式”的研究中，他在经过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原型启发式走向现代启发式”，从而发展了“启发式”的方法论思想。

2. 以系统论为框架。刘永康先生对各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都强调应纳入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中，用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进行细致考察，把各种方法关在“系统论”的金色笼子中，再经过一系列的熔铸措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如，对文本的解读，他强调“始终把课文看作一个整体网络”，“从整体出发，注意抓点睛之笔”，“注意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不能肢解有机整体，断章取义地说教”，“分段只是认识整体性质及格式塔质的一种手段”<sup>⑥</sup>。他十分重视接受美学的方法论思想，但他并没有简单推广这种思想，而是既充分吸纳其“期待视野”“召唤结构”思想，又指出其缺点和谬误：“如过分夸大了读者的决定作用，而轻视了作品本身应有的价值地位，有的人甚至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读者经验的产物，成了一种接受意识的产物，这就成了主观唯心主义，把文学史看成是接受史，这就是极端主义。”<sup>⑦</sup>这对新课改中一味迎合学生，“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错误做法是有力的批评。这实际上是运用辩证法思想，把接受美学纳入文本解读和阅读教学的整体系统中进行的学理审视。

3. 以启发式为核心。刘永康先生深谙孔子“启发式”思想和苏格拉底“产婆术”，并根据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熔铸成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的“现代启发式”。他的“现代启发式”对古代“原型启发式”既继承精华，又更新内容，而其他方法论思想，又都紧紧围绕着“现代启发式”运行，各种方法和平共处，相互为用，殊途同归。早在1996年，刘永康先生就曾以茅盾《雷雨前》为例，说明教学方法在“启发式”思想周围的共生性，即面对同一内容，采用不同方法，都可以取得好的效果：<sup>[1]</sup>

比如语文学科教《雷雨前》这节课，八个语文教师采用了八种不同的教法：

(1) 紧扣词语，理解文意。这是从词语入手，抓

住语言特点理解文章的象征意义。

(2) 朗读领先，带动全篇。这是从朗读入手，通过朗读的指导和反复的朗读，领会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色。

(3) 范文引路，指导观察。这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

(4) 以练带讲，寓讲于练。这是通过有目的的训练和有针对性的讲，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

(5) 设疑解疑，启发思维。这对于开启学生思维，发展智力颇为有益。

(6) 再现形象，深入精髓。这是抓住文学作品的特点，用形象感染学生，寓欣赏于教学活动的始终。

(7) 突出重点，读写结合。把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使学生读有目的，写有借鉴。

(8) 举一反三，一次多篇。这是注重迁移，学以致用用的方法。

一篇课文，八种教法，各有侧重，但都收到好的效果。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4. 以言语能力为基座。刘永康先生的“方法论”，不仅符合方法论思想的基本特征，更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特性。该方法论体系，以言语能力为基座，也就是说该方法论体系是针对学生言语能力的，是为了提高学生言语能力的。“言语能力”掌管着该方法论体系的学科方向。刘永康先生鲜明地提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言语能力性”，即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包括内隐性的言语心智能力（思维能力）、外显性的言语应用能力（听、说、读、写能力），并由这些派生出审美能力、自学能力、工作能力、交际能力等，“它体现出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这才是语文教学独当其任的‘任’”<sup>⑧</sup>。

5. 以中国古代方法论、西方现代方法论为源泉。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古代方法论，一是西方现代方法论。当然，中国现代、西方古代也有方法论，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思想更为突出。

中国古代方法论主要是指《论语》中孔子的教学实践及相关论述与《学记》中的相关论述，也包括宋代朱熹的教学方法论思想。此处不再赘述。西方现代方法论极为丰赡，但对包括西方方法论在内的西方东西的引进，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语文教育界，不少人认为，研究语文教育，难道西方人比我们还精通？其实，不能意气用事，需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汉语的独特是否就意味着汉语教育与其他语种的教育没有共同的东西?在“世界成为村落”的大背景下,汉语母语教育是否因为自身的“独具特色”就不需要“对外开放”?换句话说,我国语文教育理论是否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自然没有人会承认。但实际的研究工作却往往自我封闭。可喜的是,仍有一批视野开放的有志者在努力打破这种封闭,他们充分认识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⑨</sup>。主持“中外母语教材研究”课题研究的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先生,主持“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课题研究的刘永康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刘永康先生清醒地指出,那种陶醉“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兜来兜去”<sup>⑩</sup>的研究使得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天地一直比较狭窄,当然也就比较薄弱,导致语文教坛上充斥着不少“从来如此”的陈旧观念和“似是而非”的时髦口号。“思路决定出路”,刘永康先生奋力突出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习惯性重围,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引入西方现代方法论:<sup>⑪</sup>

重新思考原有的思维模式,移动固定的审视语文教学观察点,改变习惯性的思路,并超越常规科学规范的限制,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化为我们自己的血肉。

刘永康先生在语文教学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方法论采用的是专题研究的方式。首先厘清每种理论的思想内涵、科学性和局限性;然后运用相关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理论,审视当代中国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肯定其正确的,否定其错误的,并研究怎么运用这些相关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来指导语文教学实践。这样,就有效克服了“食洋不化”之病。

### 三、刘永康语文方法论思想的学理贡献

1. 刘永康方法论是叶圣陶方法论思想的具体化。

叶圣陶先生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是“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对于这一论断,他在不同地方、不同文章中反复申论,而主要是对方法的重要性的强调。他曾说自己经过二十年的反复思考,认定语文教师“必须具有两个基本观念”<sup>⑫</sup>: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

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第二点,此处暂不讨论。对第一点关于教学方法的重视,他还作了进一步阐述道:<sup>⑬</sup>

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撮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

叶圣陶先生还批评了不讲方法的私塾先生:<sup>⑭</sup>

大多数书塾的先生却是不注重方法的,他们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讲解仅及字面,改笔无异自作,他们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学生自己一旦豁然贯通。

叶圣陶先生对方法的强调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sup>⑮</sup>

如今学校,学科不止一种了,学生学习国文的时间约占从前的十分之二三,如果仍旧想等待奇迹,其绝无希望是当然的。换过来说,如今学习时间既已减少,而应得的成绩又非得到不可,惟有特别注重方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读多作固属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对于这个“怎样”,如果不能切实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述叶圣陶先生的论述,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回到叶圣陶”,因为先生对语文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十分精到;另一方面,则是要看到刘永康先生方法论研究的起点所在,看到他对语文方法论研究的突破性贡献。刘永康先生的研究就是从叶圣陶先生“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论断出发,致力于解决怎样“教”才能达到“不需要教”。为此,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不间断研究,也因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叶氏方法论思想落到了实处,使之具体化。

2. 刘永康方法论思想是对叶圣陶方法论思想的发展。

第一,具体内容更系统。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方法的论述比较零散,常常是吉光片羽,被淹没在众多关于语文教育的论述话语中,或者体现在他对文本的解读实践中,如他与夏丏尊先生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刘永康先生对方法论的探索则是系统的、完备的,从多个层面对“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方法论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

亦指关于这种方法的理论。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是一般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一般科学方法论应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它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具体科学方法论是由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往往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刘永康“方法论”涉及多个层面,如处于哲学层面的辩证法、一般方法论层面的系统论、具体方法论层面的接受美学、符号论美学;还包含多种关系,如破与立的关系、师与生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导学与自学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智力与非智力的关系、发散与聚合的关系等。其语文方法论体系所涉方法很多,但整个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以辩证法为主导,以系统论为框架,以启发式(现代启发式)为核心,以言语能力为基座。

第二,哲学基础更厚实。“叶氏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层面,也就是说目的是为了认识对象,着力点也在于解决认识问题,方法本身、使用方法的过程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学习方法、运用方法的价值在于达到认识的彼岸,即彼岸是目的。他所谓“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sup>⑥</sup>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认识论哲学取向,对语文课程教学来说是不够的,甚至会产生技术主义流弊的误解。

刘永康先生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更厚实,既是认识论的,也是存在论和存在主义的。其语文教育思想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过程本身的存在价值、方法本身的存在价值,并不简单地追求彼岸价值,或者说,方法的价值既在彼岸,也在此本身,是强调“目中有人”的方法论,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自由和个性,包括尊重教师选择方法的自由、使用方法的个性,当然更包括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尊重与培养。他对“现代启发式”有这样的论述:“这样的启发式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运用目标,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又不忘教师的主导作用;既注重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智力因素作用的发挥,又注重动机、情感、意志、习惯等非智力因素作用的调动;既启发学生调动思维去学习人类已有的知识,又诱导学生去向人类未知领域进军。”<sup>⑦</sup>

注释:

①周正逵. 语文教学探赜索隐(序)[A]. // 刘

永康. 语文教学探赜索隐[M].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1.

②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 170. // 这是叶圣陶先生为《中学语文》杂志所写的题词, 叶圣陶先生的原话是: “教任何功课, 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题目“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为编者所加。

③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 170.

④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44. // 抗, 对抗; 拘, 拘泥。

⑤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350.

⑥刘永康. 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68 ~ 172.

⑦刘永康. 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3.

⑧刘永康, 翟启明. 中学语文教学论[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1: 21.

⑨钱钟书. 谈艺录(序)[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1.

⑩刘永康. 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序)[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6.

⑪刘永康. 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序)[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5 ~ 6.

⑫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56.

⑬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57.

⑭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58.

⑮中央教科所编.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58.

⑯叶圣陶. 叶圣陶教育文集(3)[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04.

⑰刘永康. 语文: 诗意栖居的表现——刘永康语文教育文选[C]. 香港: 中国人文科技出版社, 2013: 282.

参考文献:

[1]刘永康. 论合理使用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J]. 课程·教材·教法, 1996(4): 31.

⑫